

■ 关注

# 如何写出一个城市的“精气神”

——由城市传记写作热潮说起

□ 汪 泉

近十年来，一种新的文体——城市传记勃然兴起。最早的城市传记应该算是《伦敦传》，它像一股文学清流，呈现在世界读者面前，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英国史专家钱乘旦评价《伦敦传》说：“这是一本历史书，却写得像一篇散文；这是一部学术著作，却没有一般学术著作那样的严肃枯燥；它是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写作的，却能够潇洒自如，趣味十足，仿佛是在写一个故事。”钱先生的评价是针对这部著作的写作方法独特、文字表达新颖。该书出版后，引起了广大读者和作家的关注。与此同时，国内城市传记纷纷涌现。

毫无疑问，城市传记属于传记。而传记一般都分为史传和文学传记，前者注重直陈其事、如实记录，后者则用文学笔法来描摹，带入写作者的强烈情感。目前，对于城市传记的体裁界定，基本是趋于一致的：像描写人一样描摹城市，属于文学作品。包括《伦敦传》作者彼得·阿克罗伊德、《南京传》作者叶兆言、《北京传》作者邱华栋、《广州传》作者叶曙明等，皆有共识。既然如此，城市传记应该像人物传记一样，描摹、发现、塑造、构建一个城市的性格、语言、气质、精神乃至神祇。

这也意味着城市传记不是简单的“史”，而重在“传”，是属于文学作品中的非虚构体裁。也就是说，城市传记需要在信史的基础上使用文学手段来发掘、塑造一个城市的灵魂。这就意味着它不是“简史”，也不是历史传记，不是对方志的白话文翻译，也不是按照编年体对一个城市做记录，更不是用章回体的方式对一部城市史做一个通俗的文学化改编，而是用现代的写作手段，以非虚构方式，对城市进行再塑造、再定义。

塑造不是凭空捏造，是对这座城市的某一类素材进行大量的提纯，进而发现其精神内核；定义是建立在在这座城市的某些方面的重新溯源、发掘、归纳和下结论，其实就是乔尔·柯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中所说的发现城市的“神圣”。无论是对城市建置的复盘、对经济形态的总结、对平民生活的再现、对文化形态的描摹，总是围绕着城市的精神和信仰。也就是说，对一个城市精神的定义，既要基于这座城市本身，也要高于这座城市；既要有对这座城市的基本历史状态的描摹，也要超越某个历史时段，跨越断代史，整体对一个城市历久不变的灵魂做深度的梳理和挖掘。中国城市的方志大多局限于某个时代，势必带着时代的印记，而真正能够超越时代，对一座城市的亘古不变的内核进行再定义，需要在对所有历史细节精准描摹的基础上进行再提炼。

对一个城市灵魂的摹写，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伊塔洛·卡尔维诺。他是通过虚构的手法来写城市，直击城市灵魂。他的《看不见的城市》不是对某个具体实体城市进行摹写，属于虚构之作，却对于城市传记的写作大有裨益。他总能很精准地找到城市的精神内核。譬如他在该书的《城市与欲望·之二》中说，一个叫阿纳斯塔西亚的城市是“诡谲的城市，拥有时而恶毒时而善良的力量”。在《轻盈的城市·之一》中，他说，一个叫伊萨乌拉的城市“有两种宗教形式。一些人相信，城市的神灵栖息在地下溪流供水的黑色湖泊深处。另一些居民则认为，



城市传记需要在信史的基础上使用文学手段来发掘、塑造一个城市的灵魂。这就意味着它不是“简史”，也不是历史传记，不是对方志的白话文翻译，也不是按照编年体对一个城市做记录，更不是用章回体的方式对一部城市史做一个通俗的文学化改编，而是用现代的写作手段，对城市进行再塑造、再定义

神灵就住在系在绳子上升出井口的水桶里，在转动着的轱辘上，在水车的纹盘上，在压水泵的手柄上，在把水井管里的水提上来的风车支架上，在打井钻机的塔架上，在屋顶的高脚水池里，在高架渠的拱架上，在所有的水柱、水管、提水器、蓄水池，乃至伊萨乌拉空中高架上的风向标上”。此段描述精准摹写出这个城市的信仰就是生活，就是烟火。对于城市精神内核的挖掘，城市传记作家们也许可以从卡尔维诺这儿得到启发。

要深入挖掘城市的精神内核，需要进行历史的考察。也就是说，城市像一个人一样，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精神气质。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其精神气质都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或细微难辨，或大刀阔斧。捕捉和发现其精微的变化，并加以提炼，则是作家进行城市传记写作时的重要使命。卡尔维诺在《文学机器》一书中有一篇文章叫《城市里的神祇》，其中有一段话，对城市传记特别有指向意味：“想要观察一座城市，仅靠眼睛是不够的。首先，我们需要剥去包裹在它表面的阻止你看清它的所有东西，所有预先接受的思想以及不断充斥视野和理解能力的预先绘制出来的画面。然后，我们还需要懂得如何简化和减少城市每一秒钟呈现在注视者眼前的数量庞大的元素，再将散乱的碎片连接成一幅分析性的统一画面，它就如同一架机器的示意图，从那张图上能够明白机器如何运行。”卡尔维诺的这段话似乎在传授如何书写城市传记，似乎在告诫城市传记的写作者不能停留在眼前的城市和有限的史料，而是要剥离眼前的诸多障碍，发现这架机器的最精准的齿轮位置，它所咬着的下一个齿轮是哪一个，如此才能重新定义一座城市。

按照卡尔维诺的这段“机器”理论，城市传记的写作者可以据此寻找一座城市的最精密的命运齿轮，以此绘制这架机器的“使用说明”，也就是这座城市运转的关键

理由。第一个关键“齿轮”是城市管理，也就是乔尔·柯特金所说的“安全”。中国的城市管理几千年来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在历史的细枝末节中还是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区别。譬如北京和天津、上海和苏州、广州和佛山，这三组城市相距很近，其管理和运转难道完全一致吗？非也，它们各自有着明显的特质和气质，这种特质就是城市的精神内核。第二个“齿轮”，就是乔尔·柯特金所说的“繁衍”，其实就是城市普通人的生存、生活状态，以及背后所蕴含的平民文化、大众文化。城市公民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繁衍生息、靠什么获得生存、靠什么作为精神依怙等，都是我们应关注的。可以说，对普通人生活状态的发掘，是城市传记最核心的内容，毕竟他们才是一个城市的真正主人。第三个“齿轮”是这个城市的“神圣”，其实就是城市的信仰。古代的中国城市在中西交汇、王朝更迭、统治者喜好等各种原因之下，城市的宗教庙宇都在不断变换，但是真正为这个城市长久以来所接受的那个神祇却是唯一的。此处所说的“神祇”不一定供奉在庙堂，而是深植于平民灵魂当中。这才是这座城市的“神祇”。

当下，城市传记书写方兴未艾，很多作品成就也很高。然而，一些城市传记，其实就是对城市史的白话文翻译，也就是城市特点，没有发掘出城市的精神内核，只是浮在水面，不见水下的生命。有些作品采用的文体较为陈旧，文学性不够，语言不鲜活，导致可读性不强。因此，很多城市传记没有重新发现和定义城市，只是对城市史的普及，给人以似曾相识、换汤不换药之感。综上，城市传记的写作不是有了“传”字，就是城市传记，它要求写作者要以更广阔、高远的视野为城市寻找精神内核，进而找到这座城市的运转理由，为城市发展找到来路。

（作者系广东人民出版社副编审）

■ 声音

“主体性”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曾是一个广受关注的文化热点。这一议题先是在哲学界得到集中讨论，然后外溢到文论界。学者们关于“主体性”和启蒙思想的重新阐释，关于人自身理想化和乌托邦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体精神的超级想象，无疑都使主体性问题获得了全面梳理。而文艺界基于个体价值张扬所发出的“对人性的呼唤”，对主体精神觉醒的复杂记忆以及对自我心灵复苏的书写，均使主体性问题引起整个社会的空前关注。当然，由于理论与观念的混杂，也出现了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到了90年代，又出现了很多关于过度强调主体性的反思声音。在这一过程中，散文领域当然也出现了关于主体性的思考。但是，很多探讨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到了21世纪初，学者们对此问题进行了更多的探索。比如，陈剑晖在《论散文作家的人格主体性》一文中以人格主体性为视点，尝试从侧面回答何为散文的主体性这一问题。他认为，散文作家的人格主体性包括四个层面，即创作的个性化、精神独创性、心灵自由化以及生命的本真性。个性化和独创性是经典文论的结晶，心灵自由和生命本真则是现代文论的产出。因此，陈剑晖的“散文作家的人格主体性”的提法，实际上融汇了经典文论与现代文论的成果，试着引入不同理论成果打通文体的区隔，为散文主体性理论的构建确立坐标。

提及散文的主体性，源于五四新文学所奠基的个性说的后续影响，理论批评界常常将其简单图解，认为主观意识、个体性即为散文的主体性。这实际上是一种理论的误读。个性说所对应的精神个体性，与散文的主体性虽有交集，然而两者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散文的主体性至少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指向创造主体的观念层面，另一方面则是作品隐含的价值指向，它是作家和作品两个因素的集成，集中呈现在审美判断力上。

如果说个性说还存有遗传、环境、文化因素的因子的话，那么散文的主体性则依托后天的习染，通过求知、观念启蒙等学习过程，获得较高的审美判断力。当然，这种审美判断力需要置于现代性框架下加以衡量，其标志就是主体自觉的完成。实现主体自觉的线路图大致如下：首先是启蒙与自我启蒙，这里的启蒙不仅是思想观念层面的，也包括审美层面。思想观念层面的启蒙，对应作家自我人格的完整性。毕竟，在传统社会，知识分子依附性人格过于深厚；进入现代社会，需要摆脱其桎梏，需要不断地引进他种思想资源。审美层面的启蒙，对应着充分的文体意识。这一方面需要充分了解经典文本的审美内涵，另一方面对于具体文体的当下演化要付在胸。其次，作家要拥有一颗赤子之心。这里可以综合孟子、李贽、康德、尼采等人的说法。王国维对“赤子之心”说有着深入的阐发。在他看来，赤子之心指的是没有被污染的心、纯洁的心，也指向抛开利害关系、回归人类自然本性的人生境界，总之是对宇宙人生做到忠实、赤诚。最后是散文写作主体的思想能力和审美自觉。思想能力体现为作家对历史、社会、人生的价值判断。审美自觉则照应了主体对美的感性形式的直觉能力和判断力，能够在细微的经验上照见生命的运动形式和规律。

自觉的观念落实到作品中，标志着作家掌握了一把丈量万物的尺子，这把尺子并非指向恒定不变的刻度，而是指向一种动能装置。这种装置可以将天地、众生、自我有机联系起来。如果我们要找一些对应物，那么马克思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按照美的规律造型”这两个命题，与之密切相关。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在散文实践层面很好地诠释了散文的主体性问题，经历了母亲的陪伴和离开，经历了生死在自我观念里的冲突叠压之后，经历了地坛中他者命运的起起伏伏之后，“我”再回看人世之途，方生成了超越性的视野和思考，即“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

（作者系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 散文的主体性不等于个体性

□ 刘 军

## 专家研讨新北京作家群现象

本报讯 7月17日，由北京市文联主办，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北京文学期刊中心承办的“北京的文学 文学的北京”——新北京作家群现象专题研讨会在京举行。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陈守、副主席赖洪波、一级巡视员田鹏，以及近10位专家学者和主办方代表与会研讨。研讨会由北京文学期刊中心主任师力斌主持，北京作协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担任学术主持。

从2023年开办至今，《北京文学》“新北京作家群”专栏共推出20期，展示了19位作家的20部作品，涵盖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文体。陈守表示，希望广大评论家和创作者能够继续关注新北京作家群的创作表达，挖掘北京文学的“回甘之味”，通过深刻的哲学思考与沉淀，传承历史、提炼当下、探索未来。北京市文联也将持续加强对新北京作家群的关注和阐释，增进作家和评论家之间的交流对话。

会上，专家学者围绕“新北京作家群”的概念定

位、文学书写及其所体现的价值意义等话题展开深入研讨。大家谈到，新北京作家群超越了地域概念，团结凝聚起在北京生活创作的各类作家，但其内涵、外延和风格需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作出新界定，建构其独特的本质特征。新北京作家群具有包容性和延展性，需要将自身置于新媒介和新兴文化的影响下，书写当代北京的新地标、新空间、新经验，以文学之笔再造一个开放、流动、包容的“新故乡”，以北京为镜观察记录21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和个人的时代巨变，从而创作出更多体现城市文化积淀、引领当下文学潮流、塑造美学形象的优秀作品，不断开拓北京文学新的可能性。

与会者表示，期待作家们能够通过个人化的文学书写，探索建立属于当下的叙述方式、美学法则和修辞策略，以兼具世界性和时代性的文学佳作，彰显新北京新气象，生动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助推北京文学的繁荣发展。

（王冕 陈则旭）

## 国家大剧院推出森林剧场版《仲夏夜之梦》

本报讯（记者 王冕）日前，全新改版的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仲夏夜之梦》（森林剧场版）在北京艺术中心绿心露天剧场上演，并与国家大剧院制作的另一部莎士比亚话剧《哈姆雷特》共同启幕2024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

在莎士比亚的喜剧作品中，《仲夏夜之梦》以其梦幻与抒情深受观众喜爱。人间与仙境的浑然交错、时间与空间的纷繁交织，编织出一段仲夏时节的梦幻咏叹调，种种喜剧元素的叠加让其充满了青春曼妙的色彩。国家大剧院于2016年制作推出该剧，首演至今已成为戏剧演员队的保留剧目。此次主创团队依据北京艺术中心的定位与露天剧场的特点对该剧

进行了全新改版制作，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将其打造成一部风格活泼、具有鲜活生命力和互动性的综合型话剧。该剧导演关渤表示，全剧利用开放空间带来的丰富可能性，增强互动性与视觉体验，力求为观众带来独特而难忘的观演经历。

在新版《仲夏夜之梦》中，主创团队除展现剧中的核心主题爱情之外，也呈现了人格独立等丰富深刻的副主题。演出充分挖掘戏剧舞台的假定性，打造虚实结合的表演空间，同时利用露天自然环境，融入了环境灯光艺术及水、烟等封闭剧场内相对较少的视觉元素。为更好地营造沉浸感，该剧每晚根据日落时间开场，以便观众随剧情从白昼进入黑夜。

## 《中国古代美学命题论》首发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7月25日，《中国古代美学命题论》新书座谈会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美学命题整理与研究”推进会在京举行。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项目首席专家张晶，以及项目子课题负责人、项目参与成员、图书责编等15人参加会议。

《中国古代美学命题论》由张晶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美学命题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该书上篇主要聚焦中国古代美学命题的基本理论，下篇梳理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的重要美学命题，并对之进行个案的研究。在座谈会上，张晶介绍了项目的进展，以及该书的撰写和编选过程。大家谈到，范畴是各个知识领域中的基本概念，中国美学体系的梳理与建构，既需要以范畴作为单元，更需要以命题作为基本的组成部分。无论是从中国文化术语的角度，

还是在中国美学思想体系的层面，命题研究都应该得到系统化梳理，这将为构建中国特色美学话语体系提供极大助力。

据介绍，“中国古代美学命题整理与研究”项目包括四项子课题，即由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吴建民主持的“中国古代美学命题功能研究”、由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昌舒主持的“中国古代美学命题史论及经典化研究”、由珠海科技学院教授张庆利主持的“中国古代美学命题资料汇编”。在推进会上，四位子课题负责人介绍了各自课题的进展，董希平、唐韵、刘璇等与会者作为项目推进建言献策。大家表示，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要建设关于“命题”的基本数据库，在充分掌握素材的基础上总结命题的基本理论，要强化不同子课题组之间的协作，更好地推出相应的研究成果。

## 青年学者研讨现代文学研究的挑战与未来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主办，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新文化运动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挑战与未来——第五届青年学者创新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刘勇、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张桃洲在会上致辞。钱理群、陈平原及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余位学者与会研讨。会议开幕式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新文化运动研究中心主任孟庆澍主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萨支山在闭幕式上作学术总结。

会上，钱理群勉励新一代学人积极面对社会变化，主动迎接科技对人文研究的冲击，思考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陈平原谈到，人文学者应把握阳光，正视自身学术研究的机遇，保持纯粹的学术追求以及人文研究的荣誉感。

与会青年学者围绕学人研究、文史研究路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方法、“新文学”的重申与重构、现代文学的声音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的比较视野、鲁迅研究、阅读史研究、当代文学研究对现代文学的参照等话题展开讨论。大家表示，要关注文学史研究的数字化趋势以及人工智能在人文社会中的位置，在发展多元阐释框架时应保持历史化的新文学概念。此次研讨会呈现了青年学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新成果，为现代文学领域研究提供了新鲜的视角，展现了青年学者对20世纪文学研究的学术热情。

## 邓荫柯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原理事邓荫柯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7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邓荫柯，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集《有一种罪行叫饥饿》、诗集《心缘》《跨越海峡的飞翔》，评论集《文朋诗侣集》，专著《1916—2008经典新诗解读》《中华诗词名篇解读》《辽宁文学史·当代诗歌卷》《中国古代发明》《历史之旅》等。

## 孙福海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原党组书记、秘书长孙福海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7月30日在天津逝世，享年74岁。孙福海，中共党员。1970年开始发表作品。200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集《心中的歌吟》《没事儿着乐》《逗你没商量》《嘛叫天津人》等。

## 《乡村第一书记》分享会在宁夏举行

本报讯 近日，由宁夏作协主办的忽培元《乡村第一书记》分享会在宁夏多地举行。

在此次系列分享会上，忽培元分享了长篇小说《乡村第一书记》和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长篇小说《同舟》的创作历程和实践。他谈到，要始终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讴歌真善美，鞭笞假恶丑，这是文学作品的使命和责任，是文学灵魂所在，也是一个作家自身的任务和奋斗目标。”忽培

元还向固原市和隆德县赠送图书200余册、书法作品30余幅。

据悉，宁夏作协近年来推出“文学照亮生活公益大讲堂”“大家谈”系列讲座，邀请知名作家、文学评论家、诗人推出解读新时代文学的相关主题内容，旨在推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在宁夏深耕细作。宁夏作协副主席同宏伟表示，此次邀请忽培元以自身长篇创作为主题进行分享，以其深入生活的经历鞭策和鼓励宁夏作家，希望引导更多作家参与到现实题材创作和主题出版工程中。

## 第十七届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举办

本报讯（记者 刘鹏波）7月23日，“遇见金牛，放牧诗歌”第十七届中国·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在四川成都开幕。此次夏令营汇聚了来自国内外高校的23名大学生诗人，旨在发掘和培养优秀大学生诗歌创作人才，为中国诗歌事业注入新的活力。

《星星》诗刊主编龚学敏介绍说，自2008年开

始，《星星》诗刊与成都文理学院联合举办“大学生诗歌夏令营”，迄今已17届。10多年来，夏令营为中国汉语诗坛源源不断输送新鲜血液，已成为大学生诗人成长的重要摇篮。

此次夏令营为期5天，周末、杨克、向天渊等诗人、评论家为营员授课，其间还开展了参观采访、交流座谈、诗歌朗诵等活动。